

类 号



()

编 印 单 位

材 料 时 间 年 月 日

军 事 学 院 图 书 资 料 馆

一 九 年 月 日

鄧公山革命鬥爭情況簡述（初稿）
——婺源縣地方革命鬥爭史資料之一——

中共婺源縣委革命鬥爭史編纂組編印

1959·2·

郭公山革命斗争情况简述

(初稿)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即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郭公山就有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当时革命思想传播的来源，是由该地革命先烈余玉堂同志往上海卖茶叶期间，参加××茶楼集会而接受了革命思想以后回家传播的。余玉堂同志传播革命思想的方法，主要是利用朋友交谈，现身说法去进行。如：一次玉堂同志在农民汪兆太家玩时，兆太谈及取亲负债300余元，生活困难，玉堂同志即安慰地说：“没要紧，穷人以后有办法”；又一次玉堂同志与农民汪民祖等人一起玩时，民祖羡慕富裕户杜家有钱，生活好，玉堂同志即反驳说：“这有什么好，只有穷人以后有办法，我宜向（玉堂同志乳名）就是喜欢穷人”。玉堂同志并把衣服不足的青年农民余兴锦、余洪祐等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多年没有回家的汪贺美同志（上海××里作工人，玉堂同志从上海卖茶叶时，吃住都在他那里），也于同年十月间返回了郭山村，贺美同志回乡以后，很少到自己家里去，经常与玉堂、兴锦、洪祐等人不离左右。从此郭山村便有了一群先进青年农民直接或间接地向广大贫苦农民展开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正当中央红军反围剿节节胜利之际，在郭山竹园洲上，出现了红军驳壳队战士卅余人，他们是由休宁石屋坑胡志同志引路而来的。当时郭山群众从一时摸不清底细，故而误为兵变

逃往上山。余玉堂、余兴錦二同志不但沒有逃躲，反而挺身直上竹園洲，上与紅軍駁壳队战士接見。接着余玉堂同志便拿茶給紅軍战士吃，兴錦同志即大声向逃往山上的群众說：“这是自己的紅軍队伍，大家不要吓怕……”。紅軍駁壳队战士吃茶休息后，在玉堂、兴錦二同志倍送下，准备走老固尖（山名）下，去洪沅工作，但因洪沅联有十八个小村，紅軍人少，不便行动，故而轉往江坑桥去祈門。

紅軍战士走后，当晚玉堂、兴錦二人便召集青年群众（汪賀美、余洪祜、余灶盛、汪林美、汪广全、余昌茂、謝永法，謝至法、汪灶賀、余規法、余德兴、汪招美、余日兴、余三发）等廿余人在巷里开会。会上玉堂同志說：“今天来的几十人，是正式的工农紅軍，他們是为穷人翻身、做秘密工作的，大家千万不能与別人讲，就是老子、儿子、老婆都不能讲”。接着問大家是否可以做得到，青年群众一致回答：可以做得到。玉堂同志接着說：“他們是紅軍的宣傳队伍，今天虽然已經走了，今后是会繼續来的，甚至有几百人来，我們應該首先做好内部工作，使群众懂的紅軍是自己的队伍”。青年群众当时很怀疑地問：“紅軍不是要杀人的嗎？玉堂同志即解釋地說：“不，紅軍要杀的是土豪劣紳，与国民党反对，是我們穷人的队伍，幫我們翻身，我們应大量支持他們”。會議最后，叫大家今后紅軍来时不要怕，並应向村內貧苦农民宣傳，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去串連教育群众。會議直至半夜結束。会后，經過約半个月時間的宣傳串連結果，全村除較富

的八妹、时欢子、余昭祥，伪保长余金荣四户外，其余58户均发动了起来，对红军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同年四月，又有红军战士40余人（当时领导人是洋油箱），由休宁高舍来鄣山，由高舍谢正发（鄣山人）引路驻在鄣山沅头，并派红军战士二人随同谢正发入村找余玉堂同志联系，经过联系介绍以后，玉堂同志即至沅头，把全部红军接入菴堂休息。一边煮饭，一边由玉堂同志召集上次参加会议的廿余青年群众到菴堂开会，并留参加会议人员在菴与红军一道吃饭。吃饭时，红军战士便向大家说“现在群众是否明确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大家一致回答说“群众已经明确”。红军战士接着说“既然群众已经明确，明天早晨就多搞点饭，请群众都来吃饭”。第二天群众都去吃饭了。饭后，红军战士向广大贫苦人民进行了一番宣传教育以后，便返回休宁一带去了。从此，鄣山的广大贫苦人民便与红军的关系密切起来了，并团结在红军的周围，逐步展开了革命活动。

革命的烈火在鄣山燃烧以后，因而就在同年五月间，务、休、祁、浮游击根据地红军领导同志刘慈标、李步新、关英，倪南山等同志，也亲自带队一百余人经老国尖到鄣山。为了保卫安全，群众自动配合红军战士放哨山头，防止伪军袭击。在墙头上写了巨幅动人标语：要想饭吃，要想衣穿，只有农民个个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苏区有田分，没有剥削人；打倒土豪劣绅，消灭保甲制度，反对国民党抽收苛杂税，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紅軍这次休息一天，内部召开了会议，指定余玉堂同志负责地方工作，此后由大降往祈門石屋坑而去。从此，紅軍經常来往鄞山，余玉堂同志也正式展开了地方工作。为了保持秘密和便利紅軍来往交通方便，玉堂同志即与汪贺美、余洪祐同志在沅头圩搭了一个大山篷，以种山为名，吃住都在山篷，进行工作。从而逐步培养了一批先进青年骨干，为后来該地建党、建团，成立紅色政权，开辟新区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九三四年一月，紅軍派余玉堂同志往車田白区工作，由于伪官吏告密，工作沒有几天，玉堂同志便被捕入獄了，他在監獄中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坐槓迫哄，也未屈服，經過約四个月的監獄生活，终于同年五月間，經過刘毓标同志运用伪保长（余元发，是玉堂同志的伯父）的作用，保出返回鄞山。玉堂同志返家第二天即往高舍、石屋坑一带找党紅軍领导人联系工作，刘毓标等同志即着玉堂同志在休宁蓬春一带开设粉坊，以作掩护，收集情况，調运粮食給养紅軍。但是不久，又被休宁伪軍发现目标，因而玉堂同志又于同年七月間再度潛回了鄞山，負責地方工作。这时，玉堂同志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在上級同意下，于八月初四的一天晚上，在余日兴家里，正式介绍了汪贺美、余洪祐、汪坤美、余日兴等四位同志入党，他們都填了表，盖了指模，表示决心为革命奋斗。从此，鄞山便有了党的組織活动，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不久，在刘毓标同志亲自参与下，于余新发家

魚塘里，又正式組織了農民團，由汪林美、余春樹同志分別擔任郭山上、下村農民團長，保甲長余元發、余興達分別擔任了上、下村農民書記。起着白皮紅心作用。同期並建立了青年團的組織，由余裕南任青年團長，參加團的青年有：余興祖、余先得、余振興、余昌茂、謝陞發、余興順、汪兆茂、謝洪發、謝正發、謝永發、汪興祖等十三人。並建立了紅軍後方醫院和交通部。

革命的烈火，就這樣在郭公山熊熊地燃燒起來了，它照亮了郭山受壓迫受奴役者的心，它使飢寒交迫的貧苦農民看清了自己的出路，看到了光明幸福的遠大前程，因而郭山的紅色游擊區就這樣建立和鞏固起來了。這個革命的火種並從此向外發展了。同年九月間，玉堂同志便派余裕南同志深入白區車田做秘密工作，以開豆伏店為名，收集情況，運輸貨物。接着又派洪興至浮梁開設店舖，以便進行秘密工作，同時繼派洪興妻身汪賀美、汪昭美二人往浮梁牛角圩土坑窩工作，以土坑窩工人為活動中心，並與浮梁洪興開設的店舖相呼應。玉堂同志自己因在偽軍面前已暴露目標，故而從此隨軍行動。地方工作交由余日興、汪洪祐等同志負責。

自從郭公山建立了革命游擊根據地以後，國民黨反動派便想扼殺這個革命，來維護他們的黑暗統治，因而不擇手段地買通叛徒洪興，將我浮土坑窩里工作的賀美、昭美同志捉去槍決犧牲，致使窩里八百多工人就有六百多人均已報名參加的革命組織受到了破壞。一九三

五年二月，紅軍領導人劉誌標同志，率部一百余人剛在佛子坑休息時，車田劣紳洪孟公、洪干群親帶偽軍轟連長又來偷擊我軍。儘管國民黨反动派以及土豪劣紳是這樣的毒辣，革命的火燄是撲不灭的，相反地燒的更猛，劉誌標同志立即組織隊伍，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同樣，游擊區的人民也並沒有被吓到，而是革命意志更加堅強了，他們挺起了胸，拿出了梭標，與敵人展開了殘酷的鬥爭。一九三五年三月間，玉堂同志返回了郭山一次，當時發動了余仲開、余進興、謝湘燭（女）、余接青等人正式加入紅軍隊伍，隨軍游擊。同年四月間，在紅軍的直接領導下，以郭公山、洪沅為重點，正式成立了“洪山中心區”的紅色政權。所轄小村有。郭山、洪沅、沱川、溪頭、金崗嶺、小橫坑、塘，佛子坑等十多個小村。成立前，由紅軍老鄭同志和地方工作的余日興、余規法、汪新美、施×慶等同志進行了詳細研究，選擇了消息靈通、交通方便，易于窺視敵人行動，而敵人不易發現我們的鷄樓尖（洪沅西坑屋背後）為區府所在地，在此塔蓋了機關蓬，為了加強保衛，紅軍發來了步槍二支，經常有哨兵一人駐守。當時由余日興任區委書記（改名朱光文），老汪（又名土老）任區長，倪南山任組委（因在平鼻嶺戰役中掛花，下放休養），小老朱（女，浮梁人）任婦女部長，兆何英、老方（老方經常駐此塘窩工作）負責財政。為了加強對小村的領導，和巩固發展小村工作，隨着派：施有府（嶺脚人）到金命嶺工作，汪友裕（洪沅人）到洪沅工作，細眼向（車田人）到車田

工作，麻坤（汪仁后人）到塘窰、汪仁后工作。这样，一个完正的紅色中心区政权便建立与巩固了起来。同年六月間，考沅、柑子灣、楊梅灣等地也都先后和革命組織分別接上了头，因而考沅、柑子灣、楊梅灣等地也成立了游击区，成为洪山中心区根据地的前哨。革命的火种和它的苏区游击根据地，就这样地逐渐向外蔓延和发展了。十月間，紅軍再派余元发往車田工作。这时，紅軍正規軍队伍，亦有了极大发展，因而在平鼻岭战役中，一举歼灭敌军一个連，缴获步枪五十余支。

紅軍和这片游击根据地，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建立壮大起来的。敌人虽然想尽了办法，用誘騙的手段，买通叛徒，用重兵包圍的毒心，合围扼杀这个革命，可是都不过是枉費心机而已。而紅軍和游击根据地却象一座大山一样，聳立在务沅的北部地区。它喚醒全县人民，必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卖国賊蔣介石，人民才有飯吃，才有衣服穿，因而許多有志青年和飢寒交迫的貧苦农民紛紛加入苏区参加革命工作，这下敌人改用了經濟封鎖的办法，企图饿死紅軍和根据地人民，企图冻死紅軍和根据地人民，他們在車田、清帝等地用了許多加禁条例，如，只准許老百姓挑柴柴米上街去卖，但不准把油盐米布及一切日用品帶进苏区否則即以“通匪”罪名加以监禁更毒辣的是，有的地方被敌人拔掉青苗，或把成熟的作物剷掉与放火烧燬。的确，情况是越来越困难了。可是，英勇的紅軍和受过党的教育的苏区人民，也同样没有被这个困难所吓倒，在党的领导下，而是更英勇

更机智地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来解决生活的需要。为了解决苏区人民和战士的物质供给，党领导群众打开敌人各处的仓库，运走积谷，没收土豪劣绅的余粮，另一方面又派出我们的采购员，深入白区进行活动，运用串连的方法，通过亲友的关系，去找我们间接的采购员，甚至把白区的保甲长都争取过来为我们当采购员，从而为苏区采购了大批物资。但是运输又是一个困难，这只有依靠群众和采购员日夜归。风雨无阻地把物资运回来。如一九三六年一月，鄞山红色群众汪得祖、汪寿美、余兴锦、余观法等五人，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不休息走雪路至浮梁运粮食；英勇的汪林美、余元发二同志为了运输货物，被万恶的劣绅洪干群捉去务城光荣牺牲了，其他同志仍把汪、余二同志所采购的货物运达苏区，就这样不顾个人牺牲，前仆后继的精神，突破了敌人各种经济封锁。

一九三六二月，革命的火种进一步向岭脚、西坑、余黄村、甲庄、松坑、白岙、水路、横坑段、南坑村下一带发展了，并在这些地区发展了一批人参加革命，建立了交通站。由于游击区扩大，红色政权日益巩固，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因而红军主力在战略上也就能夠取向主动权和大规模的行动。同年四月间，红军在刘毓标、李步新、关英、倪南山等同志统一领导下，集中了十二个连（约 1200 多人）的兵力，在鄞山经过三天的休整，便经所门向开化发展了。

就在红军出征的时候，敌人又来抄山围剿了，红色群众即用快速

巧妙、英勇机智的精神，将机关蓬、仓库、伤员今天移这，明天搬那，一点影踪也不会被敌人发觉，敌人查问山蓬干什么用的，群众即说：“为了逃红军，搭出来自己住”，就这样混了下去，从而保住了仓库、机关蓬、伤员的安全。

红军主力在开化游击活动了二个多月，遂于七月七日天刚亮时，一举攻入开化县城，当场打死驻守敌军伪连长一人，（伪县长当时不在家里），打死打伤敌军一连多，其余敌军全部成为了俘虏，缴机枪六挺、步枪、子弹无数，放出了犯人数十个。在开化县城转了四小时之久，随即回师务沅，经离斋官及至三坑泥口沿途摧毁伪保联、碉堡数十个，缴机二挺，俘伪保联丁三人。并于月岭四山伏击，诱敌深入，又一次歼敌四六旅一个连于月岭脚，除当场打死打伤敌军卅余人，又缴得机枪二挺，步枪数十支，子弹无数，其余敌军，仗水坑掩护挟着尾巴逃回清华去了。我军返回祁山休息。从而红军实力大大加强，声势震动务、休、祈、浮边区。

同年八月间，务、休、新、浮游击根据地除留下倪南山、张政委等同志分头负责，驻守机关蓬，坚持游击根据地工作外，主力红军便开始向于全、昌化、宁国一带发展。在宁国一带转战迂回半年之久，曾攻打过一次宁国府，未遂。一九三七年一月间，这批红军主力，准备过江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但因蒋介石加紧残害阻击，以伪军刘建叙二万多之敌兵，包围我仅有十二个连（约1200多人）的红军战士，在敌众我寡

的情況下，我軍以百倍英勇的精神，沖出了敵人的包圍。當時留下一營人由玉堂同志負責（代里營長），繼續在寧國一帶開展游擊根據地工作，後因戰略失利，叛徒余接青（付連長）帶弟兄十三人投敵，因而余玉堂同志被捕，忠貞不屈，在敵人的屠刀下，光榮犧牲于寧國府之寧國也。其餘紅軍曾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間，一度返回甯沅，經沅川準備由上山，汪仁後去鄣山在平鼻嶺途中迂上了敵人襲擊，開火交戰後，轉往祈門去了，直至國共合作編入新四軍正規隊伍。

游擊根據地在倪南山、張政委等同志領導下，在深山中繼續搭建了许多机关蓬，也进行扶養傷員，堅持游擊根據地工作，並繼續進行了反霸打土豪的鬥爭。但是，由于主力紅軍轉移以後，游擊根據地武裝力量薄弱，加之偽軍重兵駐守，以偽軍劉、廖、焦三個偽營長領一千多敵兵圍剿我革命根據地，強迫群眾併村搬居，放火燒山。白山游擊根據地机关蓬負責人何仅（土改時已鎮壓）貪生求榮，叛變革命，當上偽自衛隊分隊長，帶領偽軍圍剿我机关蓬，張政委為之被槍殺，鄣山一帶游擊根據地，由于張老金叛變，倪南山同志飽受風霜，幸被脫險，只身潛逃上山，但鄣山群眾已在偽軍強迫監督下，搬居至洪沅、清華、沅川以及休寧之逢春一帶去了，因而倪南山同志即無處聯系，也無處留身，七天七夜在山上吃草皮樹根度日，在環境十分惡劣的情況下，倪南山同志只的暫時離開可愛的革命游擊根據地，潛往祈門一帶去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間，群众虽然一度回山做茶，但伪軍便派了二个連以“保护”为名，对群众实行监督。茶后，又繼續强迫群众下山。直至同年十一月間，群众才陸續搬回了鄣山；而伪軍同样是經常不断駐守与監視群众。並於四二年將汪良祖、余仲开、謝細嬌（女）等八位同志捉至清华受刑。后介務城入獄达半年之久，迫哄未出，經保分別先后釋放。四三年五月，在休宁伪軍^汪鏡安、^汪沅伪軍李祐生、汪定远、叛徒何仅的屠手下，分別將我革命同志余昌茂捉至車田，迫哄未出，光荣牺牲于車田；又將我革命同志謝正发、張志澄、余興順捉至浮梁窑里，迫哄未出，光荣牺牲于窑里。从此，革命在我县鄣山地区，暫時轉入底潮，白色恐怖籠罩着鄣山。

在形式，鄣公山地区革命，是一度失利了，可是，革命的种子在苏区人民的心里头，是永远在存着的，只要春风一吹，它又会发芽，生枝、开花、結果。当年該村60余戶，280余人，有十四人直接参加了紅軍的軍事行动，有十三人担任了地方工作，其他全部男女老少（除极少数貪生求荣，叛变或脱离革命外）都为党和紅軍做了番可歌可泣的光荣工作。如：通訊件，运物資、保守秘密是他（她）們当年的經常任务，^汪白狗子企图用米糲藥誘騙小孩洩露紅軍秘密消息时，小孩子都能夠很玲^俐地回答說“我不懂，我不知道”。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卅日夜上，紅軍和地方干部正在余新法家樓上开会，一不防白狗子摸到余新发家堂前来了，紅軍和地方干部即把手枪上起紅膛来，准备併

一冲，跳楼逃往继上山；可是余新发的母亲（60多岁了）却很鎮靜，很机智地請白狗子吃了茶吃南瓜子，並和白狗子聊起天来了，白狗子吃了茶和南瓜子以后，看看没有什么，也就走了，楼上紅軍和地方干部又繼續开会了。象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当年紅色群众对革命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虽然，由于国民党的殘害，数次重兵圍剿，长期駐守，强迫併村搬居，因而不能夠把有关革命文物保存起来，但他（她）們盼望共产党，毛主席、紅軍和新四軍的心情，是万分迫切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她）們的希望，不是幻想，而是确切的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四軍在倪南山、熊兆仁、余华、洪海燾等同志领导下，由新門經沅川胜利地到达了郭公山。革命烈火重起高潮。紅色群众所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痛苦和怨气，終归有朝一日吐洩出来。当地紅色群众見到多年未見的倪南山同志，尤如久別重逢的亲生父母，他（她）們有訴不尽的心情，他們依然如故地一个接一个地叫^倪老倪，眼汨便情不自禁地脫匡而出。他們也清楚地知道，只有把悲痛化为力量，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統治，才有自己出头之日，因而于同年十二月間，在倪司令领导下，再度建立了村政权，設立村长，保家队，积极想法扶养伤員，建立仓库。在党的领导下，他（她）們繼續地把交通送信，扶养伤員、保守秘密工作担当了起来。其中汪良租等同志除担任村长、查哨等工作外，並协助新四軍汪时罗等同

志，前往石屋坑、里村、汪家村、岭脚一带开展工作，建立村政、保家队。並于一九四八年八月間，正式成立了洪沅乡民主政权。当一九四九年三月間，新四军在甲路成立务沅县民主政府时，郭登山光荣地派出了汪良祖、汪兆太为代表去参加建立民主县政大会。从此，郭公村又成为了新四军的后勤部和大后方，积极起着支前的巨大作用，直至务沅全部解放，全国大陆解放。

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下，紅色群众重建了自己的家园，高山上安上了电灯，买了收音机，装置了喇叭筒，随时可以听到上级党委的指示，也可以随时收到各地傳來建設社会主义的喜訊。他（她）們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着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乘着东风压倒西风之勢，正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

高等軍事学院 1 0 : 1 0 5